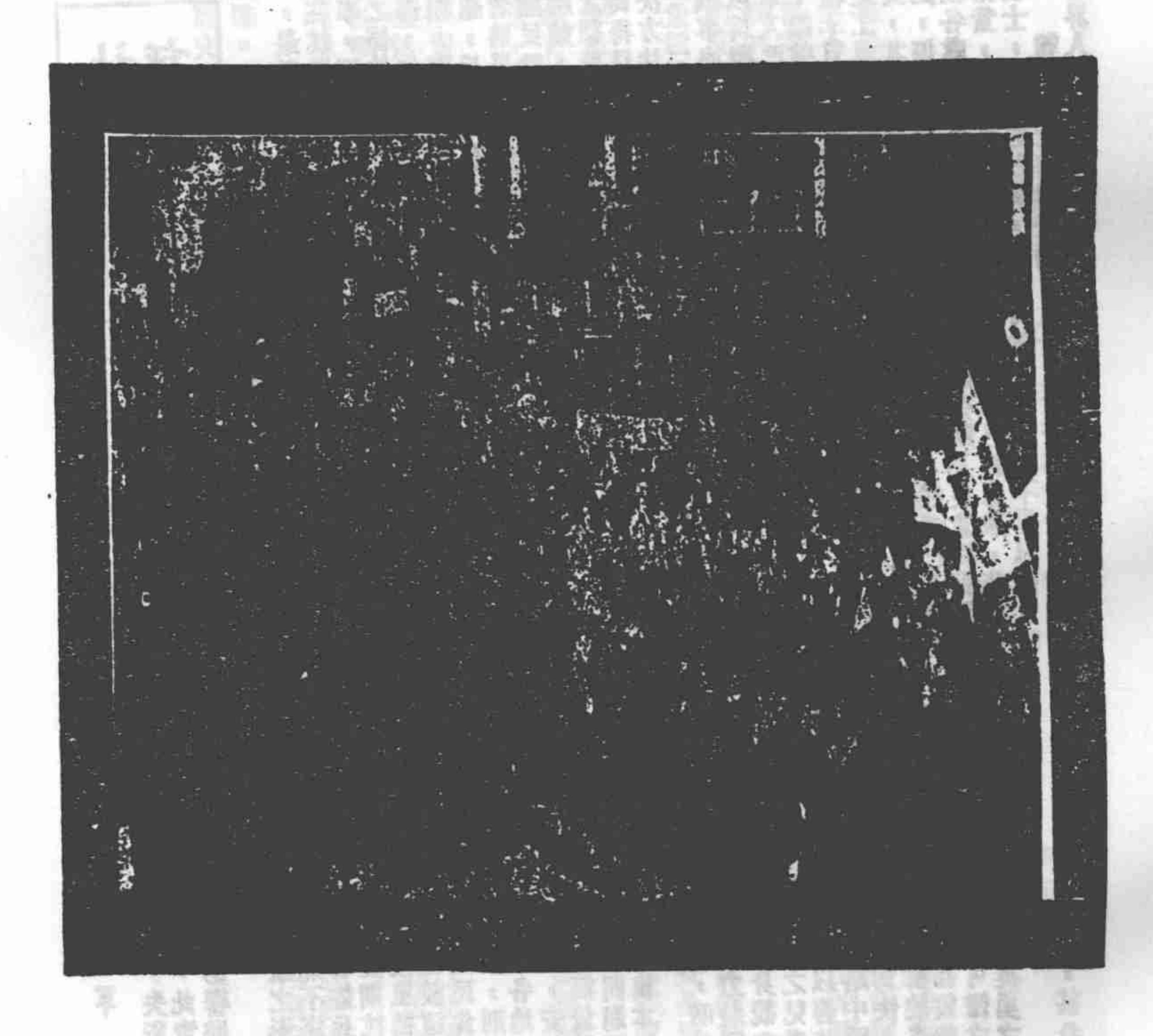
婦女文化

戰時特刊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婦女文化戰時特刊「半月刊」

徵文簡則

（一）本刊以闡發全民族抗戰之正確理論與方法，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戰時婦女工作之檢討，分析國際情勢，及喚起民族意識為目標。

（二）內容分時評，論文，各地婦女抗戰工作概況，婦女生活，文藝，轉載國際論時等類，歡迎各方人士投稿。

（三）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

（四）如有關於各地婦女抗戰論文抗戰工作實地寫眞國際大勢等文，尤所歡迎。

（五）來稿經採用發表後的給稿費。

（六）本社有酌量修正來稿之權。

（七）來稿請詳附姓名及通信處。

（八）來稿請寄漢口。

婦女文化戰時特刊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徐闓瑞
發行　婦女文化社
通訊處　漢口模範區瑞祥路明德里
定價　另售每册三分

社評

當前的兩個重要問題

孤軍

自抗戰開始，因戰區之擴大，日軍之殘毒，致離徙之難民，失所之兒童，竟不可以數計，展轉溝壑，呻吟致死者，數字亦大驚人，此實為當前之最嚴重問題，若不妥籌辦法，不獨影響當前之抗戰，更影響將來之國本，願申論之。

一，難民問題　現戰區如此之廣，全中國除雲南貴州四川外無不受嚴重之影響，最近四川亦已有飛機警報，其他如江浙皖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省更糜爛不堪，在抗戰開始之日，即以堅壁清野相期，但能做到者寥寥無幾，其實這種助敵兵之事，到處相傳，使人不能不痛心疾首，此次抗戰，既屬長期，則必需具備長期抗戰之條件，後方安定問題，糧食問題，均為此條件中之要者，現戰區各省，幾風鶴頻傳，相驚伯有，寇兵力量所及之地，不過沿鐵路水道各交通線，而離交通線較遠之線，亦多百事坐廢，展轉流離，現春耕之期已屆，若不急謀聚殖，則以後之民食問題，兵食問題，將如何解決，其危險將更甚於此時，而難民若不得相當安插，則弱者將展轉溝壑，強者將鋌而走險，危機之大，實不忍言，故愚意亟宜將集中各地之難民，設法疏散，流徙各地之難民，設法安撫，如其家鄉仍可歸者，即遣送回籍，安其所業，其家鄉已不可歸者，遣送至西北西藏各省，從事墾殖，則不獨可使此無量數之難民，身心安定，既免弱者之展轉溝壑，又免強者之鋌而走險，民食兵食問題同時得以解決，目前之注意此問題之人，不為不多，但均只做到目前之救濟，根本解決方法，尚未談到，現時期緊迫至此，甚希各界能注意及之。

二，兒童問題　自抗戰開始，讀者等即在南京大聲疾呼，謀兒童之救濟，明知戰事必擴大，明知各地必糜爛，兒童為國家之命脈，若不速圖救濟，將來國力將何以為繼，徒以力不應心，竟至無從着手，普法之戰，逐拿破崙於荒島者，即身親普軍入巴黎之兒童，勾踐二十年臥心嘗膽，生聚教訓，終復會稽之仇，故今日之兒童，即將來執干戈衛國之勇士，若不妥籌救護，使兒童同受犧牲，則將來將何以善其後，且倭奴凶殘毒辣，將各地之兒童輸送東去，施以奴化教育，俾為將來侵略中國之工具，則此輩兒童長成後，自將不省其本來，將以滅祖國為痛快，殺父母為快心矣，其不被運送者則不死於砲彈，即死於凍餒，記者常遇戰區來人，言及蘇皖各處，遍地孩屍，每聞此言，欲哭無淚，往者已不可，追來者則不能不努力，甚冀能在各處離戰區較遠之地，遍設託兒所及災童教養所，使此輩流離轉徙，無家可歸之兒童，得其教養，此輩在其髫齡，已經患難，若得適宜之教養，必能為國家英勇之戰士，民族之壯夫，一輩高粱子弟，必不可以同日語也。

難民之救濟與安插，兒童之救濟與教養，實為當前之二迫切二重要問題，甚希各界人士，注意及之。

戰時兒童的教育

陶希聖

一、戰地兒童的教育

戰地兒童的教育，可以分兩種來說。一種是留在戰地的兒童的教育。這種教育，要看留在戰時的民衆是不是有了組織。沒有組織的民衆，一天陷於戰區，生命與生活都受危害。他們在敵軍高壓之下，沒有方法教育兒童。有組織的民衆，在敵人控制之下，可以乘機起來反抗。這時候，他們沒有方法對於兒童實施知識教育，但是他們的行動，對於兒童就是最好的教育。

第一種是從戰地流亡出來的兒童。政府和社會，應有收容孤兒及難兒的組織。教育部新訂有戰時兒童教育的辦法，收容流亡兒童，這是很好的一個意思。收容的兒童，應受適應他們生活的教育。

這兩類兒童的教育，最重要的節目，是學習集團生活的技術。童子軍的教練節目，有一些很適合于這種兒童的教育。例如露宿，燒飯，結隊，放哨，這些技術，都是戰時最需要的。在學習集團生活的技術的時候，抗敵的技術可以一同學習，如通訊，間諜，以及破壞敵人的交通等節目。

「要抗敵，到後方」。這個口號不大正確。一般人都到後方，不識字的做難民，識文字的也做難民。識文字的難民有唯一的工作，就是宣傳。大家都到後方宣傳。誰留在戰區或附近戰區的處所作種種活動。假如我們不同意於爭取後方的活動的方法，兒童的教養也可以從戰地及附近戰地的實施需要的活動裏面實施。

二、後方兒童的教育

後方兒童的教育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變成戰區的危險的地帶的兒童教育。這種地方的兒童，與其送到另一安全地帶，不如教以集團生活的技術。一朝戰爭逼近，他們可以停留作戰爭有關的活動，也可以有計劃有組織的退去。

第二種是安全地帶兒童的教育。這種兒童可以參酌增加戰時的知識訓練。基本的平時教育仍應繼續實施。

總之，戰時兒童教育應注重如下的兩點：

（一）為全般的兒童着想。戰時兒童教育不可為了成人的政治見解的便利，擇出局部，來作特殊活動。我們應當為全般着想，謀安全應為全般；作鬥爭也為全般。

（二）為第二代的延續着想。兒童是第二代人。我們不應把他們做我們這一代來犧牲。兒童的基本知能的教育不應全作戰時特殊訓練的犧牲。

現階段的婦女運動檢討

馬北拱

社會不斷地在或緩或急的前進着，各種各樣的革命力量，也在或緊或弛地進行，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革命的進程，要達到她所要求的鵠的，必然地要配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把握着一切客觀的有利條件，才有成功的可能，這是用不着爭論的常識。

「婦女運動」是個廣泛的名詞，有時候表現於政治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革命過程中，而成爲她的支流。所以，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革命，不能放棄了「婦女運動」。假如放棄了婦女羣衆，那就是放棄爭取勝利的客觀有利條件。同時，婦女運動，也不能逆轉當時的革命潮流，作向右的開倒車，固然不成，過左的幼稚病，也須避免。必要加以巧妙恰當的運用。所以，對於婦女界的領袖們，希望能夠時刻小心，對現實環境，加以切實的檢討和估計，才不致令到千千萬萬的同志們，跑向「牛角尖」去。

現階段的婦女運動目標，很鮮明地呈露在我們的面前。不是單純的爲了參政權和教育平等，或者自由戀愛。不是，整個地參加抗敵救亡的民族解放鬥爭。換句話說：目前底婦女運動，不單是爲本身的利益解放運動，而是爲了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反帝運動。在日本帝國主義獸性的屠殺，危害了中華民族根本生存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努力，應該一點一滴向着抗敵高於一切的高潮裏匯流，使她成爲沛然莫能禦的洪濤，衝破日帝國主義者一切貪婪的慾念，支持政府堅決抗戰，爭取最後勝利。這才是中華民族婦女界最神聖，最急切的任務。假如現在有人離開這個主題，提出了其他的枝節問題，那無異於削弱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力量，沒視了現實的歷史使命。客觀地幫助了敵人，變爲民族底叛逆。

所以，我們必須牢牢地記念着一個正確的路線：那是要爭取婦女本身的一切利益，唯有通過神聖抗戰的民族解放的洪爐，才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怎樣參加民族解放的戰爭呢？在婦女文化戰時特刊第一期裏，徐閩瑞先生的非常時期婦女之責任，提起十點意見。和呂曉道先生的婦女動員之先決問題拿出四項辦法，已經有了相當的指示。還有其他刊物，許多婦女運動者提出不少具體意見。

我以爲現在固然須要作理論的探討。可是，更須要實踐的行動，從血跡斑斕的事實中，領取我們的教訓，主要地指出我們馬上要做的幾點是：

一，組織戰區的婦女：戰事越延長，戰區越擴大，沅是必然的。而將來的艱苦，必也愈趨嚴重。我們必須集中所有一切人力財力，來打擊打擊者。無論匹夫匹婦，要一樣的起來負責。呂曉道先生說得好：「全民抗戰，決不是男子單方面的責任，是男女共同的責任。男子有男子所能做的事，婦女也有婦女所能做的事。分工合作，流汗流血以至犧牲生命，都需要男子和女子各盡天職，以造成民族自衛的鐵的長城」。然而，要怎樣才能做到呢？唯一的就是組織問題。因爲有組織，才有力量，我們這次抗戰的弱點，就是組織鬆懈。我們要每一個人能盡她的力量，每一個人要做她所能做的工作。那末，我們必要好

好地把每一個人都組織起來，才有辦法；呂曉道先生提出下面的組織系統：

- 戰時婦女組織
  - 中央組織
  - 省組織
  - 縣組織
  - 區組織

呂先生的意思是以區爲單位，以區署爲監督指揮。但按之實際情形，就我所知的，有許多人口稠密的省份，一區的面積，常常有周圍二三十華里的土地，包含十餘萬人口。因爲地方遼闊，組織上往往發生困難；人口衆多，行動容易流於遲鈍，因而減少工作效能。我以爲最好以鄉爲單位。體察實際情形如何，以鄉爲總隊，底下分作各種小隊，小隊人數，不定限制，由五七人而至三二十人。依各人的個性底興趣和工作技能來分別組成。如縫紉隊，烹飪隊，情報隊，運輸隊，救護隊等，如表下圖：

- 戰時婦女組織
  - 中央組織
  - 省組織
  - 縣組織
  - 區組織
  - 鄉總隊
    - 縫紉隊
    - 烹飪隊
    - 情報隊
    - 運輸隊
    - 救護隊

我們要顧全客觀條件，不能過於苛求，要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婦女，担任各種特殊技術的工作，是不可能。我們只要有機會，給她們做她所能做的事，不要令無千無萬的婦女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要把她們組織成爲強有力的長城，來保護祖國，盡了她們應盡的責任。這才能夠使要我們屈膝者先屈膝於我們的面前。

二，教育戰區的婦女：我們不特把戰區的婦女組織起來，同時還要集體地教育她們，我們要把血生生的事告訴她們，記取嚴肅的意義。念報紙給她們聽，教他們認識敵人殘暴的臉孔。教她們唱會各種抗戰歌詞，鼓勵她們民族意識和政治自覺。告訴她們戰時的常識，和救護，情報，運輸各種技術。我們現在所需要是抗戰行動，和抗戰行動的知識，其他一切都是須要的。

三，參加各種生產勞動部門：父系社會，把婦女摒棄出各種生產勞動部門，一切經濟中心，操諸男性底手裏。婦女於是成爲附庸關係，男性爲了保存他們既得的地位，所以用種種方法妨礙婦女的發展，所以一切婦女問題隨之而生。假如婦女界能夠取得各種生產勞動的機會，就可以得到基本的解決。因爲在全面抗戰的時候延長，將來徵兵制度推行之後。多數男子參加抗戰，後方的生產，和交通的維持，當然要採婦女來補充。證之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時候，歐洲各國，後方婦女工作，差不多可以完全替代了出征男子的職務。那末，現在爲了充實戰時的生產，爲了執行將來出征男子的缺額，我們應該鼓勵婦女們參加各種勞動生產部門。

以上三點不過爲現在婦女運動的時代需要底主要而急切者而矣，希望賢明底婦運領袖們加以嚴格的指正。

我們要把握最後的勝利

莊靜

昨日路過中山一路看見一家商店門上懸着「我來得」三個字，琢磨半天莫明其妙我來得，到底我來得甚麼，問朋友才知道是個抽彩票的廣告牌子。

胡適之先生在去秋未去美以前寫過一篇文章，開頭就說，中日此次戰爭像個謎，結果看誰能猜中。當時讀了，似乎覺得我也有話要說。

我不以為中日戰爭像個謎，而是像賭彩，一位老誠練達，俱有沉着應付精神的寬厚長者，和一個自傲自大，無情無禮，完全急氣用事的惡棍，賭彩，頭一兩次寬厚長者不與惡棍計較，讓惡棍去佔便宜，惡棍應當知足，然而得寸進尺，惡棍仍然貪得無厭。久而久之，惡貫滿盈，路人起了不平，觀衆動了公憤，長者不再忍讓，運用他的巧慧，惡棍此時已筋疲力竭，四面楚歌，窮於應戰，失敗是自然的事。

中國好比長者，日本當然是個惡棍，在去年七月七日夜裏我們中國已經到了不能再忍讓的最後一夜，八日的黎明，在北平的附近蘆溝橋，展開了英勇的血戰！抗日。同時舉國一致的下了最後的決心，為着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決心流血，抗戰到底。

直戰到現在六個月的時間，除了漢奸以外，絕沒有一個人想中途妥協，誠然在軍事方面，我們是失利，失敗中教訓我們，激勵我們，要決心從死裏謀生，從失敗中尋求最後的勝利，以前六個月，是試驗着中華民族生存的延續性，由血淚換來的鐵證，使我們知道，堅苦的日子正在後頭，現在才開始死中求生的大決鬥，我們人人已經肩負了上為祖宗，下為子孫不被毀滅，不做奴隸的艱辛重任，我們這一次賭彩式的與強敵惡棍決鬥，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命運的決鬥。因此我們必定抱一個必死的決心，更要存一個必勝的信念。

現在敵人已狂妄的聲明繼續侵略，在長期抵抗繼續侵略的血鬥中，我們除了精神上一致總動員外，第一須要集中全民的物力，人力。二，要軍民打成一片是民皆兵，是兵皆戰。三。物力須配合得當，才力運用適宜。四，救濟戰區的婦女兒童輸散老弱到安全地帶，少壯男女整個武裝起來。隨時隨地都與敵人血拚，換取敵人最大的代價，縱然敵人杖着猛烈的砲火，取得一城一地，結果一塊焦土，我們就這樣堅持下去，再執持一年的工夫，必定要發生嚴重的變化，這個變化是路人見了不平，觀衆動了公憤，是我們的正義戰勝強寇的結果。惡棍日本必定崩潰，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血肉換得的最後勝利，也是東亞和平的最大勝利。

家庭勞動服務與社會勞動服務

陳婉篤

國家的富強，雖然靠有力的政府，修明政治，纔能達到目的；但亦決不是任由一國的國民在頹廢，退縮，消極等情形之下，而希望可以有成功的。

但是怎樣纔算是不頹廢，不退縮，不消極呢，簡單些說：就是要全國的國民，不論男女老幼人人能自動的去鍛鍊自己的體魄，人人能為國家為社會去勞動服務。尤其是在此國家危急存亡關頭，人人能以勞動精神，為社會去服務，然後纔可以使社會的生活盡量的發展，纔可以挽救國家的危亡，非如此不能使整個社會有進化，不能使民族能復興。

「勞動服務」，是有家庭勞動服務與社會勞動服務之分，但在原則上絕無兩樣。在這一點上面，似乎還有人未能認識十分清楚，尤其是我們婦女方面，把家庭勞動服務與社會勞動服務分出很深的界限，以為婦女是祇應該從事家庭勞動服務，而不該同時去從事於社會勞動服務；更有誤會較深的，以為婦女從事社會勞動服務，就是婦女「政治活動」，這很是錯誤的！誠以「勞動服務」這四個字是不分性別，都應認為是本份的工作，因為人生原是一個動的過程，而絕非是一個靜的形態，同時更不能有階級的分野，和男女的區別。

所以我們現在祇知道「勞動服務」是我們應有的人生觀！不但不能認為是一種「政治活動」，而且絕對不能把「政治活動」攙在「勞動服務」裏面！否則非但是走錯路線，抑且把勞動服務的真意義完全湮沒去了。那還夠得上說「勞動服務」嗎！因此，我們非要把「勞動服務」四個字認識清楚不可，最要認清婦女在「勞動服務」工作中從家庭方面而及於社會方面的重要性，如不然，將來卽成為偏枯病，則勞動服務工作的收穫，是絕無希望的了，願我婦女同胞加以注意！

尤其是現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全面抗戰展開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熱烈地參加戰區「勞動服務」上面已經說過，勞動服務是沒有階級和沒有性別的，救國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單單讓男子們把救國的事業獨佔起來，我們却站在後面，所以，我們應該迅速地組織戰區服務團，到前方去救護傷兵代替烹飪縫紉，就是通訊和運輸，我們也一樣可以做的，我們應該把所有的一滴血，和一分力，用在抗戰上面來捍衛祖國。

當然「戰區勞動服務」是屬於「社會勞動服務」的中心。因為必然要集中了我們的力量，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才能繼續社會的生存，然後我們的家庭，才能享受自由和幸福，所以說：「勞動服務」在外表上是有「家庭勞動服務」之分，可是，原則上絕無兩樣，故我們不特要從家庭勞動而至社會勞動，而且更須熱烈參加戰區的勞動服務。

姊妹們：不要「頹廢」「退縮」和「消極」，起來吧！總在家裏的無千無萬的姊妹們，把我們的力量團結起來，打擊要燬滅我們底家庭的強盜。

南京市婦女在救亡工作中之貢獻

毅明

蘆溝橋戰事發生，全國婦女感於事變之有因，倭奴野心之蓬勃，非全國一致奮起，不足以救亡而圖存，南京地居首都，且多年以來，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京市婦女明瞭本身責任之重大，遂起而大聲疾呼，八月一日，蔣夫人召集開全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於南京勵志社，同時通電全國，成立慰勞分會，為救亡工作而努力，一面致力宣傳，使全國人士，明瞭此次戰事意義之重大，為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鍵，同時為孫中山先生提倡之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一段艱苦過程，蓋十餘年來，全國在中國國民黨之領導下，在蔣委員長之領導下。致力於國民革命，倭奴知我全國團結已堅，尤以十餘年來之建設工作，若俟我完成，則小醜跳梁，將無所施其技，故在我建設將近完成之日，突發動蘆溝橋事變，以阻我民族之復興，在此時會，我國人一致努力則存，不一致努力則亡，存亡之間，不容轉瞬，更一面致力勞作，製作寒衣鞋襪，分贈各出征將士，製作棉被棉大衣，分贈各受傷將士，同時為紀念此次作戰之意義，仿戚繼光征倭時辦法，製作光餅，分贈各出征將士，並於下關設招待處、招待各出征及歸來將士，為之料理食品，預備茶水，組織歌詠隊以鼓慰將士之精神，慷慨悲歌，風雲變色，中央黨部及其他各機關團體之女職員，更日夜在各傷兵醫院，輪值看護，每次傷兵車到時，即聚集車站，為受傷將士作初步之包紮換藥，而後送入醫院，在此看護工作中，尚有一段極悲痛壯烈之故實，津浦路女職員姚君，常在醫院為傷兵看護，十一月初旬，日機轟炸首都，因倭奴凶殘，傷兵醫院亦為目標之一，姚君斯時，適在重傷醫院看護，同情傷兵之痛苦，不忍走避，仍照常服務，遂受重傷，在醫院治療時，作者往探，姚君是時氣息已僅屬，仍慷慨言曰，生死何足念，今日為正義而犧牲，為人道而犧牲，得盡黨員天責，此心已甚慰矣，言下即長逝，在其不瞑目光中，作者得領略天地之正氣，南京市婦女除上所述之各種工作外，並曾派陳逸雲同志及作者赴上海前線慰勞，呂曉道陳逸雲唐國楨三同志赴華北前線慰勞，出入生死，不過期與將士共艱苦也在各種救亡工作中，尤所注意者，為兒童之救護，蓋兒童為國家之命脈，民族之繼續，國力之補充，需賴此眾之兒童，故戰端一開，逆知此次戰事之延長，戰區之擴大，犧牲之慘烈，自不待言，若兒童同受犧牲，則將來將何以善其後，故在慰勞總會成立之日同時即成立一兒童救護委員會，研討如何救濟並教養戰區兒童，蓋國家對兒童之期望深則對兒童之教養自當並重，當時研究結果：為在離戰區較遠之各邊僻省縣，遍設託兒所及災童教養所，將已成戰區及將成戰區之兒童，輸送至該地，施以軍訓國民教育，灌輸以國民革命意識，使之體格健全，意識堅定，俾担負將來復興光大民族之負任，不幸首都失陷，使將此施行之計劃，為之阻滯，當時為此努力之各女同志，現有多人集中漢口，仍此繼續努力也。以上所述，不過擇其犖犖大者書之，總之吾輩在此時機，除誓死努力，以期達到中山先生提倡之國民革命目的外，其他已不遑顧及矣。

滇省婦女工作概況

黃山泉

滇省：在我國是一個地處邊僻的省份，交通十分不便、過去惟有倚着法辦的一條滇越鐵路，為交通惟一要道，但經過時總感覺着種種手續上的麻煩，自從京滇公路在前年修成以來，才可以不仰仗外人，自已建設了一條新的出路，就因為過去的交通不便，形成了滇省工商業以及文化事業全都落後，但是這次，自展開了神聖的全面抗戰以來，對於抗敵後援工作卻沒有落後的現象，可見我國民族意識，是一致的奮起，爭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並為求得世界和平的真理而奮鬥，滇省的婦女，也在那裏很踴躍的發起種種救亡工作：(一)省黨部婦女會組織了抗日後援會，該會均係各學校機關人員組織。(二)女青年會抗日後援會，則係龍主席夫人顧桂芳女士領導着一般的太太夫人們，組織婦女救亡工作，情緒非常熱烈底努力，繼自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調派　中央防護團團員王松華女士，赴滇指導該省婦女抗敵後援會工作以來，始由以上二團體合併組成婦女慰勞會，滇省分會成立後，組織宣傳隊到各地宣傳民族抗戰的意義，並勸募救國公債，努作部趕製寒衣，鞋，襪，等工作，倘集合文藝界的人們，組織大規模游藝會演唱義務戲，募捐三萬餘元，聞此款項將匯婦女慰勞總會，作慰勞前方將士之用，並又發起徵募冬鞋三萬雙，更徵集了許多女學生及各婦女界組織戰地服務團，已先後出發前方工作云。

首都傷兵醫院實習一週記(续)

葉曼蘋

剛跨進病房，第一眼就看見幾個看護兵，在搬動着一個已經停止了呼吸的忠勇將士，他拳頭提着緊緊地，緊咬着牙齦，怒睜着雙目，可是臉色卻慘白得叫人心寒。我仔細一看，哦！他就是李才發，他就是昨天痛罵日本鬼子，還準備繼續去衝鋒的湖南老鄉，二十多歲的年紀，正是熱血沸騰的好男兒，可是，他死了，我無法抑制我的深重的悲哀，我哭了！護士兵也流着淚，同房的弟兄們，都在握着拳頭飲泣！那個東北的小伙子抽咽着說：「我們又少了一個肉搏的先鋒！復仇的健將了！」

據說：死得這麼突然的原因是：昨天敵機來襲的時候，他聽到我們勇敢的空軍和敵人在空中大戰的一片槍砲聲，興奮地爬到窗前去看，恰好兩架敵機先後中傷的落了下來，大家都鼓着掌，他快活得忘其所以跳了起來，創口剛要收口，因為被激烈的震動而破烈，而流血，而流得不可收拾，同時因過度的興奮，熱度也突然增高，吃藥，打針，都無效，到今天天亮的時

候，他終於懷着滿腔的熱血和悲憤而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這些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臨死的時候，還在口口聲聲的叫着殺日本鬼子！和他的媽媽！我相信，他在最後的一瞬，都在希望着能掙扎起來，去和矮賊拚命！那緊握着的拳頭，那怒睜着的雙目，都充分的說明了他內心的悲憤和決心！「湖南人是至死也不甘屈服的」，這句話今天也在這位剛烈的老鄉身上證實了

我心裏非常難過，可是看到他們每一弟兄臉上悲痛的表情，我不得不勉強掙扎着去安慰他們：

「弟兄們，不要難過吧，正爲着我們的弟兄的慘死，我們應該更加振作，更加努力！安慰自己，安慰死者的唯一方法就是繼續上前線去殺敵，爲我們的勇敢的弟兄復仇！」他們都沒有作聲，可是他們的表情告訴我，他們是默認了。

過度的沉默以後，他們中有幾個就發起他們同房間的三十多個弟兄，每人湊五毛錢去買點紙錢和香燭，來紀念死者。雖然，我不相信迷信，但爲了求心之所安，也湊了一元錢進去。

今天還是和昨天一樣的晴朗的好天氣，可是室內的空氣却陰慘得叫人透不過氣來，我想到十五年前父親的慘死！「因革命爲軍閥所暗殺」和十年前哥哥壯烈的犧牲，「十四年討陳炯明之役在東江陣亡」和目前國家的情形，一種悲憤慘痛的感覺捉住着我，我的心像被一隻鐵腕的魔手抓緊了似的透不過氣來，我的頭漲痛欲烈，我想哭！我想發狂似的痛哭！可是，死命壓制着！天啊！我真恨我自己，恨我的過去，也恨我的現在，我是太軟弱，太消沉，太不振作了！是的，父親哥哥，都相繼地爲了要爭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而犧牲了！許多許多的同胞，也爲了要求得民族的生存而慘死！而我呢？却偷生至今，有時雖也在做着一點點所謂救亡的工作，但，那是如何的渺小，如何的不夠！我是父親的女兒，我是中華的國民！我應該勇敢地，堅決地繼着父親的遺志，負起國民的責任，爲國家，爲民族，去幹！去切實的幹！去拚命的幹！上帝啊！我發誓！我再不嘆息，再不感傷，再不彷徨了！我要振作，我要復仇，爲父兄，爲國家！爲千千萬萬的同胞！

第八重傷醫院傷兵慰勞記

北　拱

峭寒底初春，北風蕭蕭；夾着毛毛底細雨。蒼蒼者似乎在哀悼着被難者的無辜；又似乎象徵了我們民族生命的嚴肅，懷念前線浴血抗戰的健兒，不由得你不吐出一口沉痛的氣。很久就想到心臟底武漢區，看看各傷兵醫院底情形。恰巧全國婦女慰勞總會委員陳婉慈和唐國楨兩女士，要到武昌慰勞第八重傷傷兵醫院底抗敵負傷同志。這自然是個難得的機會，我就約好了一起到那邊去。

渡過了浩蕩的長江，踏上了我生平第一次踏上的武昌，一條筆直底胡林翼路，是那麼平坦地展開着。可是，靜悄得出乎我底想像以外。拐灣却是一條似乎尚未完成的不知名的馬路，泥濘得那麼可怕。一路上都是這樣的冷清，兩旁店戶緊緊地關閉着，除了疏落地幾部黃包車偶然擦過你的鬢緣以外，什麼都

見不到，令我不期然地想起大南京在敵機大轟炸的時候，成千成萬市民搬走以後的狀態；又泛起了大動亂時代的廣州，心頭裏壓着一片沉重的石塊，這情景，說明了國難裏底殷勝元旦，又可似預告着她未來的命運。然而，我祇希望這是神經過敏的說錯。

到了愛華林，她們兩位女士本來預算到這家牛奶場購買幾百塊錢牛奶，作爲慰勞品。因爲，這是負傷者所需要。和場裏的老板接洽以後，才知道是個難題，他們每天出品，不過只有幾磅，就是整個武昌的奶廠合起來，也不夠供給。這不得不令我們想起了我國的農業，想起我國的食糧，想起我們貧弱的一切。心頭裏蒙上一層薄薄的灰色之紗。

轉過三道街，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傳達領我們到會客室，簡單地一張方桌，剛剛地圍上十來個傷兵，在爭讀着我軍收復廣德的新聞。一位戎裝的小姐，態度是那麼嚴肅，可是目光却又那麼柔和，她微笑向我索閱抗戰十日刊。本來我此來，有個附帶的使命，就是爲了抗戰十日刊的傷兵專號找點材料。順便帶了幾本抗戰來，我很高興地送給她兩本，她馬上立正，回答了一個「敬禮」，我覺得愉快而又光榮。

院長接見了我們，由陳唐兩位女士表明來意之後，他告訴我們，醫院底組織，經費的來源，和一般情形之後說：他—院長，本來是南洋醫師手術團，預備到前線參加救護工作，後來奉到第五路軍的命令，來接辦第八重傷醫院。工作人員，除了該院原有人員和南洋醫師手術團之外。還有中國青年救護團和湖北救護班兩個團體參加工作。於是，介紹一位青救團團員黃君和我們相見。黃君告訴我們說：「青救團是由香港孫哲生夫人和胡木蘭女士等組織成功，目的在於參加前線救護工作，分爲三隊，第一隊，以前曾至南京，蘇州等地服務，後因軍事上關係，退回湖南之祁陽，第六十五後方醫院。第二三兩隊，在出發時目的是南京，到漢後，奉命留漢，先在第一重傷醫服務，後來到這個地方工作。第二隊，醫生五人，男護士八人。第三隊，女護士二十人。我們現在後方醫院服務，工作雖然很有意義，而且重要。可是，我們還希望能夠參加前線工作，更覺必要」。

我們到各個病房，由陳，唐，兩女士分別和傷兵談話，諸多慰勉，勗以傷愈後重回前方殺敵。弟兄們爲之雀躍歡呼，還有一位弟兄，申述他的意見，痛陳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民族無以生存。悲壯迫切，不由你不感動。

陳婉慈和唐國楨兩女士，在大南京失陷之前，她們已經積極地在領導着首都的婦女們作抗敵救亡的努力。對於難民和傷兵，都有過相當的供獻。現在到了大武漢，依然不肯拋棄她們底艱苦而榮譽的工作，和以前一樣地在指導着女同志們，怎樣看護傷兵，怎樣替他們寫信，和替他們縫補衣物，給予他們以光榮的安慰，鼓勵他們重上前線，堅決殺敵，不斷的努力，這是如何值得我們的欽佩和快慰啊！

最後，那十幾位正在忙着工作的青年救護團底女同志，也很興奮地跑過來，和唐陳兩女士熱烈地握着手，交談着，我覺得無數底心，在活躍着，交流着。她們的制服是那麼純潔。她們的態度是那麼肅穆，她們的目光是那麼和靄，而她們的工作又那麼神聖。每個微笑的臉，象徵了中華民族光明的前途。

我恬靜地在想念，想念着前線抗戰健兒底血和肉，想念着戰區的殘垣斷壁，想念着被難者的零肢碎體，想念着一切艱難悲慘。然而，我從這艱難悲慘的血肉堆裏，看見我們中華民族自由幸福的明天。

一幕壯烈的悲劇

蘭因

在××縣的一個車站，那是我們兵車必經過的地方，這個站並不大，同時地方並不重要，但是事情很奇怪，每次兵車或者輜車或器械車經過的時候，日本的飛機必光顧，必來轟炸，犧牲了我們多量的戰士，犧牲了我們無數的軍器，誰都奇怪這個事情，誰都注意這個事情，但總查不出這個原由來，這幕壯烈的悲劇，就是這般開始的。

離車站二里內的地方，有一棟小小的平房，那就是這車站上，一個站役王國本的住宅，有一天晚上，兩夫婦在家裏吃飯，王國本很興，叫他女人替他預備半斤酒，幾樣菜，一邊喝着一邊談，他的女人對於他近來收入的增加，和行動本來有點懷疑，看見他今天的行動更加懷疑起來，趁王國本有點酒意的時候，就慢慢用話探問：

「國本！看你今天特別高興，何妨告訴我，讓我也高興一下」。

國本哈哈大笑着說：

「我又要發財了，當然高興」。

「是不是站長因爲你事情做得好，給你獎金」。

「誰希罕那一點點獎金，老子才不要呢」。

「那裏發甚麼財呢，現在打仗的時候，還有甚麼生意好做嗎」。

「你不用問，跟着我享福就是」，我們還是快點吃飯，我還有要緊事去呢」。

女的更懷疑起來，就故意堵着嘴說：

「我知道你是不願意告訴我，我也不希罕你告訴，留着去告訴別人罷」。

王國本就笑着說：

「你又多疑了，你想不肯告訴你，還肯告訴別人麼」？

「你不用哄我，我就不信夫婦間有不能告訴的事」。

「我不是不肯告訴你，是怕你守不住秘密」。

「不要花言巧語罷，我洩露過你甚麼秘密，當個站役配有甚麼秘密」？

王國本被酒興衝着，就生着氣說：

「我只配當站役麼？老子才快不當站役得呢，只要日本兵打到此地，我就是站長」。

女的聽說，非常的驚駭，同時更懷疑，就故裝鎮定的笑着說：

「你悶葫蘆着得我很難過，逗你頑的，誰不想發財啊，你告訴我甚麼事，也許能幫你忙」。

「你肯幫忙，那是再好沒有，我就詳細告訴你，可不准你亂講，以後他們來的時候，假使我不在家，也好告訴你」。

女的點點頭，王國本就繼續說：

「在兩個月前，有常從此地過的一個日本人同我很熱，他同我講，當一輩子的站役也不會有甚麼出息，只要我肯

對他們的忙，日本兵打到此地，我就是站長，在這個時候，如果有我們的兵車或者器械車糧車走這裏過，只要我通一個信給他們，他們飛機來炸毀了，每回給我現金酬勞，一回總撈個幾百呢」。

女的聽了心裏很難過，同時很驚駭，但是仍然帶笑着說：

「前幾回是你幹的麼？」

王國本很驕傲的說：

「不是我，誰敢幹？我在站上安得有無線電通消息」。

女的眼淚流出來了，就一邊哭着，一邊勸王國本：

「我們都是中國人，現在幫助敵人來欺負自己，你良心安麼？看着那車站上遍地的死屍，你心裏不難過麼？以前已經做錯了，我一定替你守祕密，我勸你以後不要幹了」。

王國本很生氣的說：

「你眞是蠢才，放着便宜不曉得拿，福不曉得享，你肯當一輩子站役老婆，我可不肯當一輩子站役」。

女的忍不住就放聲哭了，再繼續着勸：

「你曉得麼？你這就是當漢奸，我常聽得好些女先生們講，當亡國奴是最苦的，漢奸多中國就會亡，日本人是騙你的，中國亡了，漢奸都要被殺的」。

王國本站起來，一脚把他女人踢倒在地下說：

「老子有事情去了，沒有工夫同你講，你如果告訴了人，老子是不饒你的」。

講完就很忽忙的跑了，女的站起來一想，這事情很險，點半鐘以後，就有一班兵車到，看這匆忙的情形，一定又是通消息去了，就也快快的往車站跑，跑到車站的時候，看見王國本剛剛進站，站上人已經很多，就跑到王國本前面，一把扭了高聲呼着！

「捉漢奸」，

車站上的人都擁過來了，王國本一看是他女人，就一拳打倒在地下準備逃，這個時候，路警已把他捉了，但是使站上，非常的驚異，王國本是他們的站役，當然是認得的，女的是王國本的老婆也有人認識，爲什麼有這麼一回事呢，就同王國本，

「這婆娘瘋了，他說，大家不要理他」，

女的這時已經被人扶着站起來了，就把王國本告訴他的全說出來，並且把剛才在家勸的情形也說出來，王國本很忽忙的跑到車站上來，一定是爲着等回要經過的一列兵車，所以她才趕來，最後很傷心的說：

「我們是夫婦，當然不忍殺他，不過既當漢奸，殺了這麼多的同胞，罪實在是該殺，並且馬上又要做罪大惡極的事，就不能顧着私情，不出來舉發」，

這個時候，王國本已面無人色，車站上的人對於這位大義滅親的女人，敬佩得了不得，路警在前後左右一檢查，就把無線電檢査出來了，王國本得到漢奸應得的處罰。

中外婦女動態

一月二十二日婦女行動隊舉行公開演講題有「可恨的日本及日本踐踏東北的民衆」「民衆起來抗戰的意義」等

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自遷來漢口後，對於慰勞工作仍積極進行，今日復派唐國楨陳婉慈二委員攜帶繃類，鹹菜，百合粉，襪子，毛巾，牙刷，肥皂等項，到陸軍第一二二後方醫院慰問各位將士，此院爲重傷士療治之所，設備極周全，醫生看護等均克盡職責，當時院長劉維邦因事外出，由主任張志聖及護士長蜀小姐等引導唐陳二女士向將士作誠懇之慰問，諸將士深爲感動。

一月二十四日漢市歌女界發起成立歌女獻金救國會，開始以來，工作極緊張，定本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假本市法租界明記大舞台舉行第一次勞軍公演，所有票款，擬數解交市後援會作爲勞軍之用，票價分一元，二元十元，劵三種，場內一切事務均由歌女自行担任。

一月二十四日自湖北婦女工作會勞動服務團，前日舉行團員大會，由韋燕章主席決議如下：(一)依照組織章程應設各組如何設置案，決議，訪問組合併宣傳組，救護慰勞戰地服務兩組，合併勞作組，另設征募組，(二)各組負責人如何推定案，決議，宣傳組彭智慧易維崇征募組浦熙修張曼影勞作組鄒俊華淑予(三)各組工作自卽日開始(四、救護訓練班如何辦理案，決議，卽日起徵求學兵，並訂本週爲征募週。

一月二十四，武漢青年婦女行動隊，該隊赴三十六醫院慰勞，除代寫書信，並表演各項遊藝。

一月二十四日京滬平津以及東北西北蔬漢各婦女界與熱心慈幼人士，聯合各界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

一月二十六日武漢青年婦女行動隊，決定二月四日至六日舉行春節節費運動募款慰勞抗敵將士，及救濟難民戲劇公演，今日起開始籌備。

一月二十六日華盛頓合衆社電美國婦女聯買聯合會頃組織抵制日貨會議定二十八日開會並發表宣言前國務卿史汀生電致該會云，頃聞美國婦女聯買聯合會所採取之行動，不勝欣慰，並信貴會之示威遊行，必可獲得美國人民之同情，並使國際道義得以伸張，而使非法行動，有所顧忌云云。

一月二十六日洛陽婦女救國會，勸告婦女節省首飾費，壓歲供獻國家。

一月二十七日呂曉道徐闓瑞唐國楨女士等發起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刻已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籌備會，卽定實施方案、聞該會目的，擬於川滇黔三省境內，對「兒童教養區」，所有戰地兒童，教師保姆集中區內，施以良好教育，俾國家對兒童盡教養之責。

一月二十八日路透電，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頃告路透社記者，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將莅臨倫敦，並于二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向大會講演，按該會之目的，在求西方列強對日本施以壓力，使停止侵略中國。

一月二十八日中國婦女團體聯合會，假金城銀行二樓，舉行茶會，招待各界，報告該會工作，到會者有中外各當局，及外籍傳教士，新聞記者，中外各團體代表等二百餘人，為武漢空前之盛大集會，開會後，首由張藹真女士主席，致開會詞，旋由中央黨部婦女科長徐闓瑞女士，報告該會工作，又稱該會會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領導下，決心為民族生存，世界和平奮門到底，該會於八月一日在京成立，並通電全國成立分會，旋在國外如非律賓緬甸歐美各國成立分會，開始工作，曾陸續遣派代表，赴前線慰勞將士，及向傷兵醫院服務，頗皆不顧危險，忠於職守，此外並進行募捐，發起獻金運動，及募集棉衣，以使前方將士無凍餒之虞，至於救濟難民工作，更進行不遺餘力，蔣夫人對於難民，尤其是幼童，特別注意，旋由華北代表劉清揚女士報告華北情況，舉主席宣讀宣言，宣言讀畢，由到會中外來賓致詞，首由美傳教士柏朗女士代表到會外籍女賓，表示彼等決對武漢中國姊妹攜手，共同服務，援助中國抗戰。

中國婦女反侵略運動大會

宛詞華記

中央黨部代表徐闓瑞先生致詞

今天我們大家為甚麼要在這裏開這個中國婦女反侵略大會的原因，剛才主席已經報告過了，為着時間的經濟，我不再重複說，在今我這個會場中間，我們應該，感到無限的莊嚴，無限的振奮，世界上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反侵略擁護和平的大會，這是因為這半年中間，我們中國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底下，英勇抗戰的精神，和日本軍隊的殘酷暴虐，我全國的重大犧牲所引出來的，我們中國，這次的英勇抗戰自然是為着我們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為着世界的和平，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他是想征服中國後，進一步侵略全世界，在這個時候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正為着世界的和平而努力，但是日本卻在偏這個時候來發動盧溝橋事變，他海陸空的全力向中國侵略，並且他軍隊的行動，完全不是文明國家軍隊的行為，其殘忍，其兇橫，我們中國現在已經是沒有一塊乾淨土了，我們要洗淨這個恥辱只有用我們的血，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就下了最大的決心，所以在這幾年中間，在蔣委員長領導底下，大家埋頭頭苦幹，準備洗盡這多少年的積恥，我們準備多一分犧牲就可以減一分，力量多一點，戰期就可以縮短一點，日本看清楚了這個，所以就趁我們建設還沒有成功的時候，來發動盧溝橋事變，這種手段是毒辣到極點的，不過在這種時候，我們大家不要悲觀，也不應當悲觀，在戰爭開始的時候蔣委員長就告訴我們，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應當抱定這個信心，努力來奮門，中山先生臨終的時候，曾經很沉痛的說和平奮門救中國，不奮鬥不足以維持世界的和平，不奮鬥是不足以救中國，犧牲我們不避免，過程的艱難困苦我們不避免，我們只要抱定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信心，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下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一致為第二期國民革命來努力，一致為世界和平來努力。

中國婦女團體告友邦婦女書

全世界各友邦親愛的姊妹們：

在日本軍閥殘暴的以武力佔領蘆溝橋以來，在全中國軍隊與人民英勇堅苦抗戰六個月中，曾蒙各友邦士女給予我們熱烈的同情與援助，我們謹代表全中國受日軍閥壓迫的婦女們向你們致誠懇的謝意。

日本軍閥政府派遣了四十五萬軍隊來華，加上海空軍的協同動作，配合進攻，強佔我華北領土，繼奪我東南富庶地區，攻陷東亞最大的文化經濟工商業中心的上海，以及政治軍事中心的中國首都南京，現更加緊進攻廣東，深入豫皖，進逼西北，其目的不獨要吞併中國，更想驅逐歐美各國在遠東的存在勢力，造成他獨霸的局面，日本內相最近宣稱，亞洲爲黃種人的亞洲，其排除白種人勢力的用心，更灼然可見，國際公法是給他撕毀了，人類正義是給他蹂躪了，世界和平更因他的瘋狂行動而受到鉅大的威脅。

日本軍人到處屠殺我中國徒手人民與無辜兒童，整批集中，用繩捆縛，迫令自掘墓穴，隨用刀刺腿部，使之跪下，再以機關槍掃射，被殺人民隨聲墮入墓穴中，其他嚴刑拷打，秘密處死者不知凡幾，對於老少婦女，加以奸淫後，繼以裸體慘殺，強徵青年婦女，隨軍充作營妓，滿足日軍的獸慾，在東北，在華北，拘押有壯丁的中國人全家作質，把壯丁強徵去補充他的軍隊，否則盡殺全家，擄掠七歲至十二歲的兒童，運送日本，施以奴化教育，養成以華制華的工具，日本空軍到處轟炸非軍事區與難民區，堂皇偉大近代建築的上海和南京，高樓大廈，均被焚燒炸毀，盡成死市，其他如蘇州嘉興杭州宣城等繁盛城邑，也均在日軍砲火的摧毀下，變成了一片瓦礫焦土，千千萬萬中國男女老幼的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痛苦萬狀，死傷纍纍，血肉横飛，中國的文化機關如北平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等專門以上學校，都給日軍炸毀橫焚了，其餘中等以下的學校，受到他們摧殘的更不可以數計，使我們的青年子弟因此失業的數百萬人，友邦人士慈善爲懷，在中國所設立的醫院和紅十字會，院址受日軍無情的炸毀，工作人員被日軍故意殺戮的更有許多事實的證明，更有可痛的，這種野蠻暴行，不僅只施之於中國人民，同樣施之於留居中國的各友邦士女，例如侮辱北平的美國女士，炸傷英大使許閣森爵士，轟毀英美的軍艦，干涉上海英法租界的行政權，南寧的天主教堂被炸，神父馬丁氏身死，願納德氏受傷，這種種罪惡殘酷行爲，誠國際空前所未聞與所未有，皆足以證明日本軍閥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民族的敵人，而且成爲全世界人類的公敵了，你們還能夠忍受下去嗎，你們還能夠讓日軍閥橫行無忌嗎，全世界愛好和平而同情中國的朋友們，親愛的姊妹們，熱烈的希望着你們和我們快快一致攜手，毫不遲疑的起來，用最大的力量來反對與制裁這搗亂世界和平的人類公敵。

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爲，我們中華民族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再也不能退讓了，我們已經空前的覺醒起來，所有黨派，不分信仰，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都一致團結起來，在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了六個月神聖的自衛的抗戰，我們不怕一切困難和挫折，不惜一切犧牲，正用一切努力來戰勝目前的難關，「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的勝利」，為着人類幸福，世界和平而奮鬥。

同樣，中國婦女也是努力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慰勞救護傷兵，募捐獻金，幫助抗戰經費，組織戰地服務團，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到各戰場戰地服務，徵募棉衣鞋襪軍需用品，物質資財，供給前線需要，現在還大大開展這些工作，更要幫助政府徵兵，擴大軍隊，更要進行救濟保育兒童的事業，加緊婦女的軍事訓練，動員組織全中國的婦女，一致參加抗戰工作，我們深深知道，我們只有團結一致，一條心，一個目標，誓死反對日軍閥，抗戰到底，才能戰勝日軍閥，中國民族才能得救，我們也深深知道，要戰勝世界最惡的公敵日本閥軍，不僅依賴於中國的力量，堅持到底，同時，還更需要全世界各友邦各民族給予我們最大的同情，有力的幫助，共同一致起來反對制裁破壞世界和平的公敵，為着世界和平，人類幸福而奮鬥。

我們大聲的向你們呼籲，我們誠意的向你們要求，我們熱烈渴望着你們，很快的給我們以下的幫助：

（一）在貴國進行廣大的募捐運動，救濟傷病將士和難民，接濟中國軍隊及人民的自衛武裝隊伍，捐贈醫藥用品與軍需品。

（二）請你們要求貴國政府，在物質上支持我們的抗戰。

（三）歡迎有軍事專門技術的人民，自願的來華幫助中國的抗戰，組織自願的國際服務團來華考察援助，進行救濟難民與兒童的工作。

（四）認眞的進行與擴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從經濟方面制裁日本，請你們要求貴國政府不借款，不賣軍火軍械及一切軍事工業的原料給日本強盜。

全友邦親愛的姊妹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們：

我們很渴望與等待着你們更大更多的同情與實際的幫助呵，中國民族的自由解放，勝利幸福，是與世界和平人類幸福密切相連着的一部份，我們相信以上的迫切要求，必能得到你們的允諾與幫助，也是你們所能做到而必給我們以幫助的。

國際宣傳週婦女日鍾可託先生演辭

今日為國際宣傳週婦女日開會，可託代表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及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出席大會非常榮幸，會場內到有各界婦女難民代表文化界以及武裝女同志等，濟濟一堂，萬分感奮，我們知道為應付國難最後之勝利，當然要全體民衆團結，而婦女界更應一致動員，以發展中華婦女同胞對侵略者禦侮抗戰的偉大精神與力量，並為響應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將於二月十一日在倫敦召開之特別會議，其目的。（一）為謀全世界抵制日貨，（二）為謀以如何援助中國，使中國可以繼

續抗戰，婦女界本此原則，應更堅決的，抵制日貨，使敵人不能在我國國民身上得到一文錢，並使各國婦女向其政府請願援助中國，現在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已於上月正式成立，宗旨為聯絡全世界各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正義和平而奮鬬，因此婦女界應全體參加以謀國際的合作，至於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之成立，為以國民的立場，聯合世界與我表同情者，共同制止侵略的運動，我們的工作，為經常的，每天有廣播演講，希望婦女界常常用無線電將此次中國婦女界所受的損失，敵軍對於我婦女的蹂躪情形，以及種種痛苦，向國外作詳細確實的報告，婦女界更應在國內招待在華的外國婦女，更應注意招待國外來華的女子，現在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尚無能力派人到國外的時候，希望婦女界用通信的法子，向國際間有組織之婦女團體，作密切之聯絡與合作，必要時，外交協會或可派婦女往國外訪問，以上的工作，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極願為婦女界服務，希望我國女界二萬萬女子，一致總動員，向全世界各國八萬萬女子，聯合陣線，切實實行抵制日貨，與敦促各國具體制裁暴敵。

中國婦女反侵略大會致謝倫敦世界和平運動援華大會電文

倫敦世界和平運動援華大會公鑒：日本撕毀國際公約，罔顧信義，侵略中國，破壞世界和平，殘殺老弱，姦淫婦孺，實為人類公敵，承貴會以人道立場，主持正義，領導所有各國愛護和平人士，迅行決議，制裁暴日，拯救中國無辜生靈，敝會謹以至誠，敬致感謝。

中國婦女反侵略運動大會

中國婦女反侵略大會電慰蔣委員長暨前方抗戰諸將士電文

蔣委員長暨前方抗敵諸將士公鑒：日本帝國主義不顧信義，背棄國際公約，破壞遠東和平，侵略我國，挾其精良武器，屠殺我非戰鬬人員，派遣大批飛機，轟炸不設防都市，姦淫擄掠，慘絕人寰，獸性暴行，為人類史所罕見，死者則斷肢折頸，生者則困苦顛連，此誠中華民族空前浩劫，然幸賴鈞座獨肩艱鉅，支將傾之大廈，運籌帷幄，殲百萬之強寇，前方將士以血肉之軀，造成萬里長城，前仆後繼，捍衛祖國，為民族爭自由，為天地留正氣，敝會願領二萬五千萬同胞，在鈞座領導之下，作前方將士後盾，願灑最後一滴血，殲彼倭奴，犧牲到底，還我河山，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區區微忱，伏希

亮督

中國婦女反侵略運動大會

編後談

本刊發行以來，原思竭其棉薄，以期對社會有所貢獻，遷漢以後，仍竭力進行，惟以印刷之困難，致三四期愆期多日，本刊無限抱歉，以後當竭力排除困難，抱定初衷，以期對社會有所貢獻，並希各界予以指導也。